

沪 剧

新 嫂 嫂

徐	林	祥	張	宗	华	著
徐	林	祥	祥	执	笔	



內 容 提 要

新嫂嫂陆阿宝在婚后三朝回門的日子，发现邻居五嫂在菜籽脱粒时图快食工分，脱粒不净。新郎吴金涛是生产队里的会计，要扣五嫂工分。婆婆则害怕得罪五嫂，既要儿子照补工分，又劝媳妇不要多管闲事。新嫂嫂不同意丈夫、婆婆的做法，一早起来把分给她家的菜柴复打，并将打下的菜籽交给生产队，但把复打工分记在五嫂账上。五嫂在新嫂嫂一心为公的高尚品质感染下受到了教育，也决心把复打下来的菜籽交给生产队。

时 間 一九六三年夏收夏种刚结束。

地 点 上海郊区某人民公社西村生产队。

人 物 陆阿宝 女，二十六岁，六好社员。

吳金涛 男，二十七岁，生产队会计。

五 嫲 女，五十二岁，公社社员。

金涛娘 女，五十岁，公社社员。

布 景 吳金涛家的客堂。左内是灶间和金涛娘的房间，右内是吳金涛的臥室，通向屋后柴间、猪棚。舞台中央挂着毛主席象，上边贴着一个龔字。一边墙上挂着工分表及工分公布表。

〔幕启：清晨，金涛娘拿着装礼物的篮

头高兴地上。

金潘娘 (唱“绣流”)

金鸡报晓天刚明，
老太婆早早起了身，
一只篮头几色礼，
新夫妻三朝双回門。
阿宝媳妇真象我，
里里外外手脚勤；
姆妈姆妈叫得多亲热，
好比钥匙落肚真开心。
说开心，又担心，
阿宝她心直口快嘴伤人，
惹得人家有意见，
得罪了隔壁五婶婶；
今后我要提醒她，
应该客客气气敬乡邻。

(金潘娘将篮头放在桌上，欲下，吴金潘边穿衣服边喊上。

吴金潘 阿宝；阿宝！

金潘娘 哎呀，让她多睡一会，嘩啦嘩啦做啥？

吳金潘 多睡一会？她半夜里就起床了！

金潘娘 啊！她半夜里就起来了？

吳金潘 昨天也是半夜里起来的。

金潘娘 哎呀！她白天生产已经很辛苦了，你为啥不劝她早上多睡一会！

吳金潘 她讲早些起来，把家中零碎生活做掉，烧好早饭吃了早些去生产。

金潘娘 灶头上还清水盖、冷锅头，灶间里没有人呀！

吳金潘 啊？那阿宝这样早起来在做啥？

金潘娘 这要问你呀，怎么问我呢？

吳金潘 一定下田去了。

金潘娘 下田，下田，今天是三朝回門，你怎么不对她讲。

吳金潘 我昨夜对她讲了，她说有空回門去，无空等几天。

金潘娘 三朝回門怎么能当儿戏？再讲现在豆麦菜花上場，田里插好黄秧，是一个小

落空呀！

吳金濤 可是阿宝讲——

(唱“阳血”)

三夏虽然已结束，

除草积肥要紧紧跟。

这两天，她早出晚归忙生产，

还要与我比干劲。

队长说，她是东村的好社员，

热爱集体立场稳。

金濤娘 (唱“基本调”)

媳妇勤俭娘高兴，

可是她不该随便得罪人。

吳金濤 (唱)村里人人都赞好，

金濤娘 (唱)五婶为啥要罵山門？

吳金濤 梭子婶婶罵阿宝山門？

金濤娘 梭子婶，梭子婶，被她听见又要惹事生非了。

吳金濤 怕啥！她就是尖得象梭子嘛。

金濤娘 她尖又尖不着我们，算啦！

吳金濤 她尖集体的，大家都有份。

金濤娘 大家事体让大家去管，阿宝为啥去得罪五婶？

吳金濤 (唱“中板”)

只为五婶上次打油菜，
搶着脫粒只图快，
眼尖手快数量多，
当时我按照数量工票开。

(唱“阳血轉中板”)

前夜阿宝帮我结工分帐，
发现问题查根攀。
昨天在田头除杂草，
阿宝去找三嫂谈。
三嫂她吞吞吐吐不肯讲，
小兰娘笑笑把口开：

(唱“三角板”)

说五婶抖菜籽好象龙卷风，
搬菜柴好象旱天雷。
我听此情况火就冒，

找着五娣把她工分减。

(扬扬手中的工分表)

金涛娘 减五娣工分？糟了，糟了，五娣是不好惹的呀！你快把工分补给她！

吴金涛 不能补！

金涛娘 补给她！

(陆阿宝急匆匆地从柴间走出，拍着身上灰尘上。)

吴金涛 不补！

金涛娘 补！

吴金涛 不补！

金涛娘 补！

吴金涛 不补！

陆阿宝 哎呀，什么补呀不补，你们到底在说啥呀？

金涛娘 阿宝听妈讲呀，金涛扣掉五娣工分，你讲对吗？

陆阿宝 哦，这不对的。

吴金涛 阿宝你——

金濤娘 你啥？听见吗，还是媳妇懂道理。

吴金濤 阿宝啊——

陆阿宝 金涛，我早对你说了，事体还没查清楚，不能急躁扣工分，就是五婶真有损公利己，扣工分也不能解决问题。

金濤娘 对呀，就是五婶贪些便宜，对这种人馬馬虎虎也就算啦！

陆阿宝 不，姆妈，也不能馬虎了事。

金濤娘 阿宝啊，
(唱“三角板”)

啥人不知五婶婶，
十次相罵九次贏。

陆阿宝 (唱)西村五婶贪小利，
我在东村早闻名。

金濤娘 (唱)早闻名，要留心，
同她缠绕是非生。

陆阿宝 (唱)决不能怕惹是非都不管，
为集体要与旧思想坚决作斗争。

吴金濤 (唱)作斗争，作斗争，

因此我要扣工分。

陆阿宝 (唱)扣工分不是好办法,
说服教育最要紧,
党的教导要牢记,

吴金涛 (唱)说服教育她不听!

陆阿宝 金涛,应该耐心。

吴金涛 耐心——你同她耐心,她在背后骂你。

金涛娘 算啦,让她骂两声吧,今后不要去管她
就好啦!

陆阿宝 不。

吴金涛 对,阿宝,去问问她为什么要骂人!

陆阿宝 (摇头)金涛,你——(转身)姆妈,骂我
我受得了,损害集体利益我是要管的。

金涛娘 阿宝啊,我是为你好。三朝媳妇就闹
事,被人家议论,名声多不好听。

陆阿宝 姆妈的好心我知道,姆妈你放心吧,我
不会闹事的。

金涛娘 不闹事就好,妈也放心了。哎呀,时间不
早啦!阿宝,今日是三朝回门,你们还是

快点去吧。喏，篮头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陆阿宝 姆妈，就是要回門，也不需要篮头呀！

金涛娘 阿宝啊，现在讲节约，妈也晓得，不过一只篮头总是要的，望望亲家表表我心意。妈去烧早饭，你们吃了好回門。

陆阿宝 姆妈，早饭我去烧。

金涛娘 时间不早了，你们快去换换衣裳吧！
(进灶間)

吳金涛 阿宝换衣裳去吧！（自顾自进內）

陆阿宝 慢——咳，
(唱“綉流”)

提起三朝要回門，

金涛脸上笑盈盈，

可是为了油菜籽，

眼看回門回不成。

让我把菜籽收拾好，

再同金涛来讲明。（将礼物从篮內取出，带篮下）

（吳金涛穿新衣服上。）

吴金涛 (唱“流水”)

金涛穿得一身新，

女婿三朝望丈人。

阿宝劳动称能手，

写写算算件件能，

(唱“阳血”)

六好社员称先进，

远近三村都闻名。

今日夫妇路上走，

村里人定要赞我们。

噢——阿宝人呢？(喊)阿宝！……

(陆阿宝拎篮头上。

陆阿宝 金涛。

吴金涛 哎呀，嘴巴讲回門不要紧，心里急煞快，衣裳还没换就拎了篮头要往娘家跑啦！

陆阿宝 金涛，你晓得篮头里是啥？

吴金涛 是姆妈替我们准备的桂圆蜜枣。

陆阿宝 你看！(揭盖给吴金涛看菜籽)

吴金涛 啊！菜籽，哪里来的？

陆阿宝 （手指灶间）金涛，这些油菜是啥人脱粒的？

吴金涛 脱粒油菜的有七八个女社员，五婶也在内。

陆阿宝 五婶也在内？走，我们向队长建议，马上进行检查，动员大家复打一次。

吴金涛 这件事何必这样急呢！我们吃了早饭还要回门——

陆阿宝 金涛，三朝不回门，四朝五朝也可以回门，可是菜柴菜壳不能等，要是被社员烧掉就来不及了。

吴金涛 讲得对。我们马上就到队里去！

陆阿宝 好，走吧！（两人拎篮下）

（金涛娘喊上。）

金涛娘 金涛、阿宝快来吃早饭吧。咳，一点也不着急。（向房内喊）金涛——，阿宝——，咦，人呢？（发现台上篮子不见了）啊！篮头拿去了！嘿，回门去连早

饭都不吃一口。(追至門口)金涛——，
阿宝——，人都不看見了，年轻人真是
无头脑。唉——(进內)
(五塘上。

五 塘 (唱“汪汪調”)

人人说我两头尖，
讲坏我名声难服气。
其实我为人蛮老实，
难得贪贪小便宜，
上一次油菜搞脫粒，
(念)我是眼睛望天边，
说东又道西，
抖得轻一点，
扬得馬虎些：
不消半日天，
脫粒亩半田。
数量多来工分多，
工分越多越欢喜。
菜柴菜壳分到家，

我是一棵一棵，
一粒一粒，
有心有想，
仔仔细细，
(唱)重新再来打一遍，
打出菜籽八斤几，
我真象潮来碰着天下雨，
两头有(油)水流到腰包里。

唉！

偏偏碰着陆阿宝，
同她丈夫提意見，
说我干活质量差，
把我工分来扣低。
我想同她评道理，

唉！

我脚里软来心里虛。
幸亏我事先門檻精，
两堆菜柴分两边，
大堆放在自己屋門口，

小堆放在吳家宅門前。

金濤娘也是勤儉人，

看見菜籽要動心意，

定会復打磨油吃，

今日我看看苗頭探口氣。

嘿嘿，剛才我看見小夫妻拿了籃頭出去，一定是三朝回門了。趁此機會去問問金濤娘，摸摸底，只要會計娘吃了這個菜籽油，我也好把八斤菜籽換油吃，太太平平，啥人敢講。咦——，金濤娘不在家？讓我先到柴間里去看看菜柴有沒有復打。（欲進柴間）

〔金濤娘上。〕

金濤娘 啥人？

五 嬸 咳，金濤娘是我呀！

金濤娘 原來是五嬸。五嬸快坐，快坐。

五 嬸 好，好。（欲坐，見凳上有東西）哎，哟——金濤娘，新娘子三朝回門的禮物你都準備好啦？（拿起禮物摸摸）

金涛娘 啊？阿宝他们桂圆蜜枣没拿去！（连忙接过礼物，欲追）

五 婶 新娘子已经走了？

金涛娘 嗯。咦，空篮子呢？咳——早饭不吃，礼物不带，这怎么可以呢？（欲追出）

五 婶 （拦住）嗨，金涛娘，追不着了。新媳妇客气，你婆妈运气，他们不带，留给自己。你媳妇是新脑筋，讲勤俭节约，我们是老脑筋，讨好不上的。

金涛娘 唉，金涛也一点无规矩。（将礼物放台上）

五 婶 现在末——有了老婆忘记娘！

金涛娘 啊，五婶你介早来——

五 婶 我来——嘿嘿嘿，没有什么大事体呀。

金涛娘 不对呀，
（唱“三角板”）

她大清早晨寻上门，
定为工分闹是非。

五 婶 （唱）先来几声开场白，